



VIKTOR MILLER GA USA

扶輪社員訪談杜絕兇殺

蓋瑞·斯魯特金 Gary Slutkin 是一位流行病學家，
曾協助遏止霍亂及愛滋病在非洲擴散。

他有一嶄新——且成功——的策略來終止暴力傳染：把它當成疾病來治療

二十三年前，蓋瑞·斯魯特金搬到芝加哥暫時休息。作為一名受過處理傳染病訓練的醫師，他在懸壺濟世的生涯中，曾在舊金山對抗過結核病，以及在非洲各地難民營抵禦過霍亂。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之下，他在扭轉烏干達的愛滋病疫情扮演關鍵角色。但是他也在苦難及死亡環繞的環境之下工作十年以上。「我身心俱疲，」他說。

在 1995 年，44 歲那一年，斯魯特金離開非洲以及在 WHO 的工作，回去美國充電。然而一些頭條新聞的出現令他無法放下：暴力新聞充斥著版面。「在全國各地，我看到暴力成為一大問題，就像霍亂或腹瀉在孟加拉，或愛滋病在烏干達那樣，」他說。因此他開始研究暴力問題，用的方法與流行病學家調查疾病的原因及模式的方法相同。

去年 9 月，斯魯特金在演講「不確定時代的和平」（這是國際扶輪及芝加哥大學的哈理斯公共政策學院贊助的和平途徑三部曲之一）時討論他的發現。

「當我們檢視暴力時，」他解釋，「透過地圖及圖表，我們可以看出它的行為完全和其他所有流行病一樣。」就像其他傳染病一樣，暴力通常會群聚，一個事件引起另一事件。「怎麼會那樣？」他問道。「那是由於接觸。這是我多年前獲致的心得。最能預測暴力的是什麼？答案：前一個暴力行為。」更重要的是，他堅持說，如果暴力可預測，它便可以「被中斷。」

懷著這個理念，斯魯特金開始研究治療暴力的新方法。他展開一項原本稱為「芝加哥暴力預防計畫」的行動；在 2000 年，該計畫在一個暴力四處蔓延的芝加哥社區實施它的第一個項目——停火。該項目自從 2012 年起改名為「治療暴力」，它設在伊利諾州大學芝加哥分校，斯魯特金在其公衛學院擔任教授。

治療暴力的模式運用常被用來扭轉任何疫情的三要素：中斷蔓延；減少危險；改變社區常態。「治療暴力」的外展工作人員藉著對曾在家中或社區遭受暴力的人提供諮詢，來防止

暴力。這些「暴力中斷者」與高危險的個人合作，來勸阻他們做出激烈的動作。

在實施「治療暴力」模式的地方，第一年暴力通常減少 41-73%。在 2011 年，一部名為「中斷者」的電影記錄下這個項目的成功，今天它影響著全世界。「我們有一個減少暴力的全球行動，透過在多地域的夥伴關係，特別是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及中東」以及在 25 個美國城市，斯魯特金說。

「公衛的進步一直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成就的主因」他說。「它已消滅多種疾病，像瘟疫、癩瘋病及天花。小兒麻痺也即將絕跡。暴力是下一個。」

斯魯特金和本刊特約編輯凡妮莎·格拉溫斯克斯 Vanessa Glavinskas 討論了他的開創性方法、行為改變、無效的懲罰性改正，及扶輪社員們能用什麼方法來協助治療暴力的戰鬥。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治療暴力模式如何運作？

斯魯特金：所有疫情都是從內部向外管理。疫情無法藉由外力來管理；疫情是從內部來管理。衛生部門指導並教導特定的方法來發現、中斷、說服、改變行為、記錄工作，以及當所做的努力無效時，改變當地策略。疫情是透過社區團體、衛生部門，及其他服務部門之間的通力合作來管理。這個模式的效果屢試不爽。

由於根除小兒麻痺的關係，疾病的管理是扶輪社員們所熟悉的。為了幫兒童打疫苗，保健人員們在社區挨家挨戶跟家長們說明施打疫苗的重要性。這些保健人員們擁有最寶貴的東西是信任。

當我在索馬利亞工作時，霍亂就是用這種方法來管理的。我們使用越南籍和柬埔寨籍外展人員去接觸越南籍及柬埔寨籍的肺結核病人及他們的家人。這個方法真的有效。但是美國對於許多保健問題採用了懲罰模式。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為什麼懲罰是無效的？

斯魯特金：行為不是靠懲罰就能塑造、維持、或改變的。它是靠效法及模仿來塑造的。它是靠社會常規來維持。比起某個權威告訴他們應

該怎麼做，人們更在乎他們的朋友怎麼看待自己。歸屬感不只是一件好事；它更是生存之道。整個胡蘿蔔和棍子的概念甚至對驢子一點都不管用。那是一種非常原始的想法。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現在如何改變大眾對於暴力的看法？

斯魯特金：社會大眾仍然以意識形態及懲罰性的眼光來看實際上是科學的、流行性的健康問題。我們在訓練保健人員來發聲。現在暴力是由一個懲罰性部門來解釋。我們必須停止使用嚇人的詞彙，例如「罪犯」及「幫派」——所有這些妖魔化的用語——並開始使用來自衛生部門的詞彙，例如「行為」、「可傳染」、「中斷」、及「外展」。我想，如果用語改變的話，大眾的觀感將會改變。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你如何使人們將暴力視為公衛問題？

斯魯特金：對一個現有故事進行辯駁是沒用的。科學也這麼告訴我們。大腦神經組織使人傾向於堅持自己的想法。但好消息是每個人都對健康多少有些了解，即便他們不十分清楚公衛是做什麼的，他們也瞭解何謂傳染。他們瞭解疫情可以扭轉。如果我們繼續那樣說，每個人都能在腦筋裡留下空間給一套新觀念。然後你必須培養觀察人的能力——不只是在醫院的人，還有因為多次遭到暴力而做出激烈動作的人。頭腦會接受「暴力傾向」，就好像肺接受流行感冒或腸接受霍亂那樣。我們必須接觸到這個科學觀念：動作暴力的人是對暴力動作做出反應。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暴力中斷者」是一種獨特類型的保健人員。這個角色怎麼來的？

斯魯特金：有五年時間，我們連一個直接工作人員都沒聘用。那時我們在擬定策略，嘗試去找出什麼是可接受的，以及需要雇用什麼樣的人員。我們從外展人員開始。他們要做的事太多了。他們協助阻止暴力的發生。那是緊急工作，必須在晚上 9 時、10 時、午夜、凌晨 2

時、4 時去做。這種緊急工作都由他們負責，然後他們還要嘗試不斷與人溝通、協助中輟生回到學校、或幫助家庭生活回到正常軌道、或輔導就業。我在和工作人員們討論時，尤其最早成為中斷者的二個工作人員，其普和東尼，我們決定應該將工作人員分成兩類。一種是急性階段「暴力中斷者」的，另一種是長期的，這樣才能兩者都做得順利。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那五年，你有經費來源嗎，或者你只是在建立理論？

斯魯特金：我開始時沒有任何經費，就像我做的其他事一樣，但後來我獲得足夠的經費來支持一個工作人員。然後我們變成有三個工作人員，於是我們就慫恿羅伯特·伍德·詹森基金會試用我們的新策略。他們協助強化我們的中心工作。然後有一個伊利諾州參議員麗莎·麥迪根（後來成為伊利諾州檢察總長）為這個計畫爭取援助。她說，「這個我們必須嘗試。對我而言，這很有意義。」因此她幫我們找到第一筆錢。我說，「麥迪根參議員，你希望我們在你的社區試用這個模式嗎？」她的回應是，「你比我更了解哪裡最需要。」因此我們從最需要它的芝加哥社區——西嘉菲爾德公園——開始，而且我們在第一年將暴力減少 67%。我們使槍擊和兇殺案從 43 件減到 14 件。效果幾乎是立竿見影。之後媽媽們在他們的草地上野餐，小孩子們在街上玩。他們在使用一座沒有人用過的公園。真令人驚奇。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為什麼這麼快就奏效？

斯魯特金：因為我們從裡面往外做。我們在公衛方面也是這麼做。我們雇用有方法、有可信度、及能獲得信任的人。我們從人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來和他們溝通。我們給予工作人員最好的訓練。行為改變是公衛的核心。我們一直在做行為改變：性行為、吸菸行為、吸毒行為、洗手行為、衛生行為。跟我們平常做的沒兩樣。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誰最適合暴力中斷者的工作？這個工作有多少危險？

斯魯特金：它最適合自己曾牽涉暴力並非常了解社區居民的人，尤其是我們實際上必須接觸的社區居民：槍擊者。因此它最適合認識他們而且獲得信任的人。工作人員傷害事件非常少。我想芝加哥過去 17 年、巴爾地摩過去 12 年、及紐約過去將近 10 年，各有三件。許多工作人員會告訴你，他們覺得比之前的工作更安全，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也認識他們。他們受到尊敬及重視。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我們最近看到大規模槍擊事件頻傳，你有什麼看法？

斯魯特金：幾乎每個槍擊事件發生之前都有警訊，應該通報公衛部門。叫執法人員來並沒有什麼不對，但是他們通常什麼事也不能做，因為還沒發生事情。如果他們沒有必須逮捕的人，除了緊盯之外，什麼事也不能做。就像奧蘭多夜店的槍擊者，FBI 一直在盯他。但這就像眼睜睜看著一個人染病而不採取措施。我們的工作人員可以協助他改變命運。這非常類似我們在街頭做的基本工作。媽媽來電，因為她的兒子在地下室囤積武器。她不想打電話報警。她火冒三丈，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她怎麼辦？她打電話給一個中斷者，他過來讓她的兒子冷靜下來，並協助他看清他所要做的事沒有道理。這位中斷者持續和他保持溝通幾個月，結果什麼事也沒有，避免了一件槍擊事件的發生。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因此人們應該打電話給暴力中斷者還是執法部門？

斯魯特金：任何一個都可以打。但是你必須有這個額外加入的選項。當社區有中斷者時，這些中斷者會注意來自各方的資訊。你甚至不需要打電話，因為他們會從學校的其他人那裏得知有個小孩子被退學，他們擔心他會很生氣。這就足夠讓中斷者去設法弄清楚他的狀況。中斷者會去問，「你最近好嗎？」「不關你的事。」「最近怎樣？」「不關你的事；我不想跟你談。」「不過，我已經來了。」於是我們在一起聊了一下子，請注意，或許帶了一個和

他關係更好的人去，而這次接觸讓我們負有某種責任。我們常常做這種事：接觸有人體免疫缺損病毒、或梅毒、或結核病的人。我們經常和未必想和我們說話的人談話，因為我們的任務是要確認社區的健康及安全沒有出狀況。無論是大规模槍擊或社區槍擊事件，或一樁瘟疫或癩瘋病或禽流感或伊波拉，當你有了這些工作人員，情況會變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儘管治療暴力獲得成功，仍然有人批評它。為什麼？

斯魯特金：這是一個比較新的理論。必須經過一代的改變，人們才能正確看待它。人們過去不相信霍亂是靠水來傳染；他們認為霍亂是空氣傳染的。人們認為染上癩瘋病或瘟疫的是壞人；那時人們對眼睛看不到的微生物不瞭解。同時，我們現在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瑞銀慈善基金會、羅伯特·伍德·詹森基金會，及許多市會議及市長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人推動徹底解決問題，而不是與問題共生。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扶輪社員們應該怎麼推廣治療暴力這個項目？

斯魯特金：他們應該去說服市領導人及慈善組織及企業界，而且他們應該將治療暴力帶到有需要的地方，或協助其建立。治療暴力這個方法迅速奏效。一旦它開始動起來，一旦所有工作人員都雇用且完成訓練，通常兩個月之內暴力事件就會減少，而且通常非常明顯。或許政府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決定去做，可是一旦每個人都上街去，而且雇用到合適的人並給予訓練，改變會來得非常、非常快。

扶輪社員們熱衷於在全世界各地促進和平。如果要實施治療暴力保健模式，社區必須有人出來領導。你可從這件事開始著手：在 cureviolence.org/webinar 為新的社區註冊治療暴力網路視訊會議。